

第一章

恶豪逼婚 赵姬脱险情

一个平常而又古老的日子，由北方刮来的一股股凉风伴随着细蒙蒙的雨丝，纷纷地向苍茫大地飘洒着。华北平原上的一片片金黄色已经渐渐消失，处于春秋多事的农家百姓总算把庄稼抢收回家。霜降即将来临，北方微凉而短暂的秋天就要过去了，那严寒漫长的冬天将要到来。

邯郸——赵国京城在这种风雨交加的气候中，也显得十分冷清和萧条。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情要办，人们宁愿在家里一整天足不出户。因而，大街小巷比平时少了许多喧闹。珠宝行、绸缎庄、布料铺、铁器店等买卖家几乎没人光顾，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两个，他们也只是在店铺前停望一下，又匆匆离去了。石板街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到处漫溢着肮脏的污水。冷风照样吹刮着，雨丝依然飘落着。唉，这都邯郸变得死气沉沉，一片灰蒙蒙。

然而，在邯郸东大街的一家绸缎庄的后院里却有一番热闹景象。这是公元前 261 年秋末的一天，绸缎庄的老板张氏正在为了在外从军的丈夫赵凯举行诞辰庆典。整个院落搭起了席棚，棚内设有二十多张桌几，几上摆着美酒佳肴，两百多位宾客围坐在桌几前。靠近棚壁正端悬挂着一条横幅，上边缀有几个醒目大字：“赵凯五十大寿诞秩庆典。”四十八岁的张氏跑前跑后，招待客人。那些佣人也跟随主人忙忙碌碌，侍前侍后。站在横幅大字下边的一个高个子男人，正在指挥坐在矮几前的记账

先生收纳礼银。这位男子身穿蓝色锦缎长袍，头上挽着黑白相搀的发髻，年龄已过五旬。有的客人认识他，称他“张先生！”还有的人叫他“财升兄！”张财升是赵凯的大舅子哥，是东大街另一家绸缎庄的老板。但他只会做生意，不善于交际。这一天，前来张氏门庭为其丈夫赵凯祝寿贺喜的宾客，全是张氏平日善于交际、为人厚道所至。不过，张氏开设的绸缎庄，全凭兄长张财升的亲手扶植和大力支持。否则，她家绝没有这般红火。

须臾，满面春风的张氏走了过来，对张财升说了一句：“兄长，客人基本到齐了。”

“好，知道啦！”张财升答应着。他望了望众人，高声喊道：“诸位来宾好友！我受妹妹委托，对你们冒雨前来参加妹妹丈赵凯五十大寿庆典，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谢意！”

众人听后，纷纷道贺。

张氏亦转向众人，含笑屈身，缓缓施拜。

大家将目光移向张氏，只见她身着绛紫色锦缎罗裙，头上挽着微环青丝发髻，并有一缕长发垂落于肩后，尤为显眼的粉红色簪佩别于发顶，她面容尚白透红，弯眉细目，朱唇淡抹，两耳垂悬，耀眼的翡翠硬玉耳环；体型不胖不瘦，额部稍有微细皱纹，仍不减少妇人那般风采，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大家深知她性情刚毅，争强好胜。她丈夫赵凯在她三十一岁时就从军服役了。当时，张氏和她惟一的未满周岁的女儿相依为命，多亏张财升鼎力相助，经过十几年的煎熬，才搞起了这个不大不小的绸缎庄。人们心中暗暗钦佩这个女人！

这时，由棚门入口处响起一阵阵惊心动魄的“噼里啪啦”的爆竹声。

诞秩庆典正式开始了！

爆竹声过后，棚内趋于平静。张财升又一次以主人身份出现，他劝诸位宾客举起酒樽，开怀畅饮。

一时间，整个席棚内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

开始，客人们还围绕“赵凯从军，张氏经商”这个话题，不断地发出感慨。酒兴浓时，客人们干脆无所顾忌，随意谈起了当时的形势。有的桌几谈起了廉颇蔺相如“将相和好”的往事，有的桌几谈起了秦赵之间多年交战给国家带来的厄运，还有的桌几指名道姓地痛骂秦昭襄王和赵王，连年作战，祸国殃民。

站在一旁的张氏，听了客人们的议论，心里害怕，惟恐惹出麻烦。她赶紧拉过兄长，各自端起一樽美酒，走到一个个桌几前，以劝酒为名，打断客人们的谈话。

但是，每当客人们请张氏和张财升饮酒时，张氏都谢绝了，虽三让亦未尝沾唇，她总是请兄长代她回敬，并对客人们说：

“诸位先生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。我家丈夫赵凯在前线奋勇杀敌，而先生们置百忙于不顾，前来为他祝贺诞秩，在此，我代表他向诸位致以深深谢意！”

由于张财升至每桌几前主动端樽敬酒，而张氏且又如此谦恭，宾客们就不忍心让张氏饮酒了，便自觉地端樽感谢张氏的一片盛情！

酒过三巡，众人情绪高涨，有说有笑，心情无比舒畅。

当张财升、张氏兄妹走了一圈儿向诸位先生敬献了陈酿后，有一位性格活泼的中年客人忽然站了起来，兴高采烈地向大家提倡道：

“各位先生，赵氏千金，能歌善舞，邯郸城内，无人不晓。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赵家小姐的舞姿和歌喉，好不好哇？”

“好！”众人异口同声应道。

张氏一看诸位宾客如此欢迎自己的女儿，心里当然高兴。不过，她知道女儿已经年满十八岁，但她还从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场面，一旦让她出场表演，她会不会临场“怯阵”呢？她犹豫了……

众人一看张氏站在那里未动，再三相邀。

张财升见此僵局马上走到张氏跟前，告诉她无论如何也要给大伙点面子。张氏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随之命一位仆人去叫女儿。

“承蒙诸位先生对小女一片厚爱 我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！”张氏心情非常激动 谦恭而又诚恳地说道：“小女长年守在闺房，见人害羞 表演难免出现差错 诚望诸位先生见谅！”

不多时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陪着一位光彩照人、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孩走进席棚。众人见后无不惊叹，赵凯和张氏竟然生了这么一个俊俏姑娘，她简直像天仙一样！

那小女孩名叫张煜，十二岁，是张财升的女儿。她的面容也很俏丽，两只眼睛水灵灵的，长得就像花骨朵一般。她本来是在屋里陪着表姐玩儿的，一听仆人说客人们要请表姐跳舞，便把表姐拉到席棚内。她很懂事，悄悄地闪到父亲和姑母身边。

大些的女孩叫赵姬，名仲媛，人呼赵女。她携表妹一步入席棚内，就察觉到人们都在盯着她。她只感到耳根发热，脸颊发烧 所以 且不敢斜视 头不敢高抬 只好伏首飘入席棚中间。她停下脚步，稍稍整理了一下衣裙，便慢转身躯，向周围宾客们趋身施拜。人们目不转睛，一直盯着这位娇美的女孩——

她穿着翠绿色交领宽衣袍衫，外加粉红色半臂制短衣；腰系悬挂着耀眼的佩玉坠儿的紫色宽带；袍内长裙蔽膝，亦呈翠绿色；从长裙下沿可看到高头云履。服饰虽不华丽，但颇有生气，

足可以呈现出少女的风韵和活泼。然而，她半羞半掩举止端庄，一双明眸恰似两潭深水，两条细眉犹如弯曲新月，双鬟高髻而油黑发亮，面容丽质且赛过花蕊，那修长而又柔软的身躯，更加妩媚迷人。风流俊雅，倾城倾国，仿佛昔日吴王夫差妃西施之美态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张氏派出仆人请来了音乐师们。

乐曲伴奏声在欢乐的气氛中开始了。

赵姬翩翩起舞，好像嫦娥飘出玉盘。虽然她无比兴奋，但她也非常思念父亲，一边起舞一边由衷唱道：

生父壮年征战兮，
 驷马金甲度关山；
秋忽忽其将冬兮，
 雁阵南归怨北寒！

生父诞秩五旬兮，
 宾客相聚祝酒欢。
舞绵绵而多情兮，
 仆夫上征图相安！

一曲唱罢，客人们为赵姬那悠扬而多情的歌喉所感动，不住地发出一声声赞叹。

这时，只见张氏默默地淌下泪珠，悄悄地掏出手帕拭泪。无疑她是听到女儿的吟唱而思念起丈夫来了。

场上的赵姬，随着乐师们的钟磬鼓祝节奏的加速和琴箫笙笛旋律的激扬，奔腾、旋转得令人眼花缭乱。她奔腾起跳时，如同凤鸟展翅；她旋转快跳时，恰似游龙绕池。宴几生风，席棚颤动。乐器铿锵作响，声声动人心弦。赵姬用她那纯熟而高难的

舞姿，把大家仿佛带到奔腾澎湃的情境中去。

当大家观赏兴致正浓时，赵姬舞步嘎然而止，她那绵软的身姿以卧鱼式停于尘下。

众人啧啧赞叹一番。

赵姬欠身站起，向客人们屈身一拜，尔后急匆匆地朝着站在横幅下边的母亲和表妹走去。

大家原以为赵姬歌罢舞毕，没想到越姬刚刚离开席棚中间，就见八九个男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。

原来赵姬早就发现这几个陌生人。

张氏和张财升赶忙迎了上去。一看这些来人虎视眈眈，毫无礼仪，兄妹俩心里当然不快，但是为了少惹麻烦，也为了不破坏这种祥和的气氛，况且眼前还有这么多宾客在场，所以他们急忙施礼，满脸陪笑。张财升向前一步道：

“诸位先生 里边请！”

“哎 你何人 是这家老板吗？”一个中等个儿男人翻了一下白眼，阴阳怪气地质问道：

“先生请谅解！他是我家兄。”张氏走了过来，仔细打量来者，全是豪绅打扮，心想这些人惹不得。尽量压着性子，和蔼而谦让地说，“诸位先生赏脸光临，寒舍蓬筚生辉，请里边坐，吃杯酒！”

“这位女老板说话很中听嘛 这还差不离！”一个瘦高个儿摇晃着脑袋 向身旁的两个家丁挥挥手“走 去那边饮酒！”他带着家丁朝着立于横幅下边的赵姬走去。但没走几步，就觉得身后伸过一只粗壮的大手抓住了他的左肩膀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张氏的家兄张财升。他停住脚步 冷冷地“怎么 你活腻了？”

“不敢 不敢！”张财升立即松开了手 强忍怒气 连忙改陪笑

脸 双手抱拳 道：“先生 请您谅解 有话好说。”

“刚才女老板说 请我们里边吃酒 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瘦高个儿说着继续走向赵姬。

“站住！”一个矮胖子厉声叫道。

瘦高个儿闻声吓了一跳。他转过身来，故意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廉将军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您何必跟我过不去？”

“放肆！”矮胖子说着大摇大摆地走到瘦高个儿跟前 不无挖苦讽刺地，“西门风！你不就是一个商人嘛，你有什么资格到此以商欺商？”

“你 你……”那个被称作西门风的被对方噎了回去 不知怎样回答才是 停了好大一会儿 方说：“我去吃酒啊！——”

“先生 吃酒到这边。”张财升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席棚里侧。

众位宾客早就停止饮酒。“哄”地一下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

西门风自知奔向赵姬有些荒唐滑稽 脸‘唰’地一下红了。

“西门风 有酒大家一起饮 干嘛这么性急呢？”中等个儿似乎带有解围之意，眯缝着一双鼠眼，笑看着矮胖子。

西门风朝着中等个儿翻了一下白眼，心里暗暗骂道：“龟孙子！真他妈地会讨好。”

“淳于先生说得对 咱们有事好商量嘛！”被称为‘廉将军’的矮胖子表面上无所谓，但心里很讨厌这两人。然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赵姬。

听了这三人的对话，饱经风霜的张氏已经判断出他们的身世：瘦高个儿是西大街的商豪西门风，中等个儿是北大街的土豪淳于地，矮胖子是南大街的将豪廉厉——赵国廉颇大将军的胞弟。他们仨是邯郸京城著名的恶豪，欺行霸市，抢男霸女，为所

欲为，无恶不做。她心想，他们今天是找茬儿，闹不好全是为了打女儿的主意。

当她抬起头定眸观看时，家兄张财升正在往席棚里侧谦让几位豪绅去饮酒，几个侍从家丁尾随在他们身后。诸位宾客，谁也没有端樽饮酒，而是提心吊胆地注视着。她感到很内疚，豪绅们的闯入影响了大家的兴致，但自己又无法劝阻，于是她勉强面带笑容道：“先生们真对不起。来，大家端起酒来，我敬诸位一杯。”众人相继端起酒樽，席棚间再次有了生气。

赵姬携带张煜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张氏身后，轻声轻语地提醒道：“娘！你可要小心，那帮家伙不怀好意呀！”

“嗯，知道啦！”张氏转过身来，看了看赵姬和张煜，马上催促道：“快，你们姐俩快到外边躲一躲！”

“娘，那怎么行呢？”赵姬担心母亲，不忍心离去。

“快，快去。不要管我！”张氏先是看了看席棚内的动静，见没有人出来，便赶紧往外推女儿和侄女。

赵姬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母亲，很不情愿地拉着表妹走出席棚正门。

张氏看到宾客们的情绪恢复了正常，女儿和侄女又躲到外边去了，这才放心来。随后，她命令仆人照顾好客人，自己便走入席棚里侧，悄悄隐身于屏风后面。

席棚里侧是一个小接客厅。这里临时摆设了两桌酒席，一桌前坐着西大街的商豪西门风，北大街的土豪淳于地，南大街的将豪廉厉和家兄张财升；另一桌前坐着这三位豪绅的侍从和家丁们。

张氏刚刚探头观看，就见三个绅士各持一份帛书，相互争论得面红耳赤，家兄张财升在不停地劝解，但是无济于事。她仔细

听了一会儿，才辨清了豪绅们所争论的话题。

原来是他们仨在同时下达迎娶女儿的聘书，各人强调各人的理由，各人叙说各人的长处。家兄财升感到十分为难，再三恳求那三位绅士给予谅解，暂且收回聘书，别再因此争吵，今日只管饮酒，来日再作商议。但是三位豪绅霸气十足，怎么也不听张财升的劝解，也没有心思饮酒，说着说着，他们仨就朝着张财升骂起来了——

“去去去，滚一边去！”西门风极端傲慢，摆出一副大绅士的架势。

“你又做不了主，干嘛硬装大头蒜？”淳于地很不客气地挖苦道。

“你在这里算什么东西？你本来是一位舅爷，连你外甥女的婚事都不敢当家，还腆着脸劝我们！”廉厉虽然是以激将口吻说话，但是语调包含着辱骂。

张财升脸红一阵白一阵。

张氏胸中早已涌出怒气。她见家兄遭受辱骂，恨不得马上把这些豪绅骂出去。但转念一想：不行。他们有钱有势，心狠手毒，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再说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怎能还让大伙扫兴呢？唉！她长叹了一口气，说什么也要忍下去。但是，这些地痞还在不时地抖着自己手中的聘书，并且再次逼问张财升到底把赵姬许配给谁？张财升还是难以回答……张氏想过了，辱骂可以忍受，怒气可以咽下，惟独女儿不能嫁给这些乌龟王八蛋。她从屏风后边走了出来，微笑而殷勤地说：

“各位先生，快饮酒啊！”

“好，老板娘来得正好！”廉厉一看张氏走了进来，便抛开张财升，转向张氏逼迫道：“你是赵姬的亲娘，你有权许配自己的姑

娘 你说吧 你想把赵姬嫁给谁 ?”说完便把聘书掷于张氏怀中。

“对！老板娘你可得把眼睛长正了，看看我们仨谁比较合适？”淳于地说着也把聘书扔向张氏。

西门风几乎与淳于地同时把聘书抛向张氏。

张财升十分紧张，两眼直盯着妹妹。

张氏不慌不忙，将三份聘书放在桌几一角，脑子里一直盘算着如何谢绝他们。只见她不露声色，而是缓和地说：“诸位先生！你们看中我家女儿，前来下达聘书，我并不反对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不反对就行！”廉厉一听张氏这句话，心里当然高兴。

站在一旁的张财升，觉得这样说不适合，白了妹妹一眼。

“但是我只有一个女儿 各位先生都是明白人 你们总不能让我去做一女嫁三夫的事吧！”张氏的一双眼睛来回打量着三位豪绅。

廉厉、西门风、淳于地亦感到一女嫁三夫实在不妥，他们仨谁也不吱声了。

“各位先生 你们先回去 待我同女儿商量 看看她的态度如何 我再给你们回话。”

“不行 张老板 请你不要愚弄我们。”廉厉当即意识到她的托辞 乃是“缓兵之计”。他吃力地欠起了又胖又矮的身体 摆动着短粗的右臂 说：“你在邯郸城里打听打听 我廉厉是赵国大将军廉颇的胞弟，且又是京城卫尉，聘娶你的女儿是对你的高抬，你怎么不识好歹？”

“你既然是将军门第之男儿，也应该明白事理呀！就是 I 同意把女儿嫁给你，也要看我女儿是否同意？”张氏并没有被对方吓住。

“不成！我是邯郸城内第一号大商家，家有积财万金，完全有资格聘娶张老板的女儿。商家对商家，门当又户对，请张老板深思！”西门风伸着细长脖儿，摇着小脑袋，一双鼠眼盯着张氏。

“哟，你们二位也太小看人了。”淳于地亦站起身来，对廉厉、西门风进行公开挑战，当然，也不无带有自我炫耀地：“廉大将军、西门风，你们不会没听说过，我的曾祖父淳于是赵国著名的大土豪吧？当年，他给赵王献出了半个邯郸城。如今，邯郸城的大街小巷，几乎都有我们淳于家族的汗水与心血。我淳于地，作为他的曾孙，虽然没有他那么多土地，但是尚有耕田五百顷之多，园林二百亩有余。请问，难道我就没有条件迎娶赵姬吗？”

张氏不再作声了。

“他妈的！你淳于地也太嚣张了！你拥有万顷土地，于我何干？”廉厉气得火冒三丈，转向他的两个差人，吼道：“去！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”

“是！”两个差人放下酒杯，应声后立即跑出会客厅。

西门风也向他的两位侍从悄悄递了个眼色，暗示他俩赶快去抬聘礼。

西门风的两个侍从起身跑了出去。

这时，桌几前还坐着淳于地的两名侍从。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？”淳于地朝着自己的两个奴才嚷了一声。

他俩闻声一惊，立刻欠身。

“哎，哎，这怎么行呢？”张财升一见他们都去抬取聘礼，这不是向妹妹施加压力吗？便急忙上前阻拦。

这两个侍从本是淳于府中的家丁，性情鲁莽，粗野无礼，他俩猛一伸臂，将张财升推倒在地，亦快步穿出客厅。

三个恶豪不肯离去。张氏知道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，她想了又想，决定把这件事公布于众，示意家兄去外边拦截聘礼，一边走出会客厅。

廉厉一看，马上跟了出来。

西门风、淳于地紧紧跟在廉厉后边。

张氏很快就步入席棚内。她故意提高嗓音：“诸位先生！请大家吃好喝好！”

众人听到张氏的说话声，立即将目光移向张氏。

走在张氏前边的张财升，已在席棚中间的过道上拦住了三位豪绅的侍从和家丁。

六位侍从和家丁放下了肩抬的三个红色木箱。

“烦请各位差人将聘礼抬回去！”张财升拱手恳求道。

“你算什么！闪开！”廉厉的一位差人厉声喝斥道。

“你们不能……”张财升欲上前辩理。

“兄长！张氏心里清楚，跟这些人讲理根本无用，她打断了张财升的话语，继续说道：“三位既然让他们的仆人把聘礼抬进来，那么就先放在这里。”

张财升着实不解，又要开口，被张氏制止了。

张氏决心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三个豪绅的丑恶嘴脸，或许大家能够阻止他们。她转身面对廉厉、西门风、淳于地问道：“三位先生！你们各自送来一份聘礼，但不知让我将女儿许配给谁呀？”

“当然是我！”廉厉毫无掩饰地接过话茬。

“那怎么行呢？难道我西门风就没有资格迎娶赵小姐！”西门风没有丝毫退让之意。

“廉将军！西门风！在邯郸街面上，我淳于地也不许可任

何人小瞧我，娶不娶赵姬事小，给不给我颜面事大！”淳于地说着转向张氏，带有威逼口吻地，“张老板！你可得想好了，可不能后悔呀！”

宴席上，众人大哗！

“诸位先生！你们这不是太难为我妹妹了吗？”张财升实在憋不住了。

“三位先生 你们在邯郸城内乃属头面人物 说出话来办起事来 应该讲个道理 绝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！”张氏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，只有向在座的宾客们讨个公道。她抬头环视了一下众人，大声问了一句，“请问各位来宾 我只有一个女儿，一女能嫁三夫吗？”

一些性格倔犟的客人，异口同声地大声喊道：“不行！一女不能嫁三夫！”

还有一些正义在胸的客人，当场表示反对。

廉厉、西门风、淳于地三个恶豪 听到众人一片反对声 好似木雕一样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“三位先生 你们都听到了 众人才是公道的！”张氏一看这么多人支持她 心里更加有了底数 于是 她理直气壮地，“三位先生！请你们让仆人把聘礼抬回去！”

“没那么容易！”廉厉不想就此让步 霸气十足地，“我也不会同意你的一个女儿嫁给三个男人，但是，嫁给我廉厉总算可以吧！”

“不行 你凭什么娶赵小姐？”淳于地没有把廉厉放在眼里。

“是啊 这要看张老板的态度！”西门风惟恐张氏忘了他。

土豪遇到恶霸，谁也不会退让！张氏早就看透了他们的丑恶行径。她毫不退缩 以理争辩：“我这个当娘的 对孩子的婚姻

大事，不能包办代替、私做主张，还得要看女儿的态度如何？各位先生，你们先回去，给我们一个商量的机会！”

“张老板！你也太不知好歹了。我廉厉乃堂堂大将军，想娶谁就娶谁，谁敢说个‘不’字。今天，你也得来个痛快的，到底同意不同意？”

“无耻！”赵姬携带张煜由席棚门口处走了进来，她厉声嚷道。

“仲媛！张氏嗔怨地喊了一声。心想，仲媛，你也太傻了，你不是已经躲出去了吗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还返回来呢？这么一来，你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”

众人一齐把目光移向赵姬……

静。场上静极了。

廉厉、西门风、淳于地听到赵姬的骂声后，不禁怒容满面。三个恶豪的目光射向赵姬，好似豺狼看见了羔羊。

然而，赵姬没有丝毫惧色，她似乎已经做好一切准备，镇定自若，隐含愤怒，准备迎接一场新的鏖战。

她举步向前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席棚中间，身后跟着张煜。

宾客们屏住呼吸，无人吭声，心里都为赵姬担忧。

她走近三个红色木箱，藐视地看了看，尔后转向三个恶豪，圆瞪杏目，怒斥道：“你们太霸道了，谁让你们抬来聘礼，赶快抬回去！”

“赵小姐，你何必想不开呢？”廉厉说着走了过来，带着贪婪的目光盯着赵姬，但想到众目睽睽，没敢造次，只是苦苦哀求道：“我廉某堂堂男子汉，乃一国之将军，欲向赵小姐求婚，你就答应了嘛。今生今世，我绝不会亏待于你。再者说，你也应该给我个面子！”

“胡说婚姻大事，岂能是面子！”赵姬当即反驳，并再一次说：“请你们把东西抬回去！”

“赵小姐，你不能这样固执。”廉厉说着凑近赵姬。

张氏、张财升非常担心赵姬的安全，又气又急地喊了一声：“廉将军！”

廉厉没有理会，继续靠近赵姬。

赵姬看到廉厉一步步走向自己，那双色迷迷的眼睛让她感到恶心而又恐惧。她又一抬头，只见西门风、淳于地也随后走了过来。她警惕地往后退缩着。

众人十分担心，紧张地注视着……

廉厉加快脚步，猛一伸手，抓住赵姬的衣裙。赵姬向后一闪，只听“嘎吱”一声，赵姬的衣裙被撕坏了。

赵姬又羞又气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打了廉厉一记耳光。

廉厉一下子愣住了。

西门风、淳于地也一下惊呆了！他俩停住了脚步。

“打得好，打得好！”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。

廉厉用手摸着自己又疼又热的腮帮子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懊丧，他猛一转身，“啊”地一声，飞起双脚，咣咣咣连续踢翻了三个桌几，几上的杯盏碗筷砸碎于地上，一个个酒坛也都破裂了，米酒顺着摔碎的坛沿儿流淌着……

“廉将军，你怎么能这样？”张氏大声质问道。她欲上前制止。但她没有防备，竟然被廉厉手下的一个差人推倒在地。

张财升赶紧上前，去搀扶妹妹。

赵姬一见廉厉无礼，特别是看到母亲摔倒，心里受到极大触动和刺激，一股无名之火立即涌上心头。她快步走到一个桌几前，顺手抄起一个沾满油腻的空瓷盘，“嗖”地一下，朝着廉厉的

头部扔去……

只听廉厉“哎呀”一声，险些跌倒丧命。廉厉用手捂着被砸伤的前额，那般红的鲜血沿着手指缝流泄出来……

“好 砸得好！”众人齐声喊道。

西门风、淳于地一看到廉厉被砸，也都吓得无所适从。但他俩心里暗想：活该！谁让你急不可耐呢？

廉厉被砸得晕头转向，两眼冒着金星，不知所措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定了定神，眨了眨眼，只见他的两个差人走了过来，欲给他擦拭额头上的鲜血，他厉声吼道：“去，快去，快去抓住她！”

“是！”两个差人闻声领命，像饿狼似地扑向赵姬……

“仲媛，快跑！”张财升已经将妹妹搀起，朝着外甥女大声喊着：“仲媛，快，快跑啊！”

赵姬望着刚刚站起的母亲，不忍离去。

“孩子，不要管我，快跑啊！”张氏心里万分焦急，大声催促着女儿。

“快，快，快离开这里！”众人也很焦急，不断地催促赵姬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眼看着两个差人靠近赵姬。

这时，只见那位性格活泼的中年客人一个箭步窜了上来，挡住两个差人的去路，幽默地劝阻道：“二位差人！咱们都是赵国人，怎能互相斗殴呢？”

“少废话，快闪开！”其中一个差人横眉立目，用手推搡中年客人。

“哎！当今大敌当前，秦军经常袭扰我们，万万不可自相残杀！”中年客人没有让步，而是坚定地站在差人对面，继续申辩，“你们是将军府上的差人，不应把矛头指向老百姓！”

张煜吓得早已哭成了泪人，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危险的场地，

她伸出一双小手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拉着赵姬朝着席棚门外跑去。

一群宾客掩护着赵姬，并站在中年客人身后，准备抵挡恶豪们的横行。

两个差人见赵姬已脱身，没能完成使命，恐怕无法向主子交待，便死死地抓住中年客人不放，准备以此交差。

谁也没有料到，中年客人有一身好功夫，轻轻地飞起一只脚，一连两下，将两个差人踢倒在地。

“哎哟，哎哟！……”两个差人疼得直叫唤。

廉厉一看他的两个差人被人踢倒，顿感身单力薄，且眼前人多势众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但是，满腹怨气未能发泄，越思越想越不能忍受，便不顾前额伤痛，飞起双脚，又一连踢翻了三张桌几。

席棚内，一片狼藉……